

●芳草文丛⑦ 主编 钱鹏喜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CHUBANSHE

天堂之恋

徐郁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FANGCAOWENCONG

天堂之恋

徐 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之恋 / 徐郁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9

(芳草文丛. 第7辑 / 钱鹏喜主编)

ISBN 7-80171-886-0

I. 天…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372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鄂西地质测绘制印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 字数 2160 千字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886-0

全套(十二册)定价:24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10—84040746

芳草文丛

主 编：鹏 喜

副 主 编：宝 玲

执行副主编：朱忠运

编 委：杜治洪 杨中标

编 务：李 俐 曹小飞

卷首絮语

年轻人心中都有座天堂，为了奔往那美妙的目标，他们不辞艰辛奋力跋涉。

《天堂之恋》中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都在人生的艰难跋涉中，演绎他们的青春，梦想、事业和爱情。他们曾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后来却各奔东西分道扬镳；有的曾亲如姐妹，后来却成为情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由优秀歌手变成了宏谋大略的企业家，有的由到处指批别人的“斗士”变成了贪婪狡诈的掠夺狂；有的怀着赤子深情回报故乡母亲，有的却为达到个人目的，施展阴谋诡计、制造惊天大案……结果是：有的怀着真诚的爱继续执着地向遥远的天堂走去，有的则惊恐发现，他们好不容易到达的天堂竟是黑色深渊——万劫不复的地狱……

这是一曲爱的悲歌，这是一幅现代人性演化的速写。

作者：徐郢

2006年

主要人物

- 欧阳凤 女,18岁,少年歌手,后为天堂实业副总经理
- 孙 朋 19岁,知青组长,后为省经委处长
- 骆 芬 女,18岁,红卫兵团头目,后为省服装进出口公司经理
- 匡 虎 17岁,骆芬义弟,后为飞虹制衣公司老板
- 郑春牛 18岁,回乡知青,后为天堂实业公司总经理
- 朱大雄 24岁,天堂大队支书,后为天堂实业副总经理
- 朱秋云 女,17岁,大队赤脚医生,后为县经委干部
- 程 渊 18岁,少年诗人,后为大学教授
- 安 贞 女,18岁,后为农科所研究员
- 沈 清 18岁,华侨子弟,后为洛杉矶东方服饰公司老板
- 端 庄 女,17岁,后为东方服饰公司经理
- 吴石头 41岁,大队老支书,天堂实业酿酒师
- 赵 妈 40岁,大队妇联主任
- 云 翔 17岁,俊小生,后为高级经济师
- 肖 珠 女,12岁,后为天堂实业副总经理
- 柳 絮 女,海归青年,飞虹公司海外营销部经理

章 目

第一章	恰同学年少 风华正茂	1
第二章	天堂湾	13
第三章	风云乍起	29
第四章	难忘的岁月金色的歌	43
第五章	新世纪的喜讯	56
第六章	大舞台上展风姿	72
第七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84
第八章	遭遇黑恶勇者胜	95
第九章	用心良苦	110
第十章	爱是一条河	124
第十一章	故弄玄虚	138
第十二章	在正义和法律的名义下	152
第十三章	雪落天堂静无声	170
第十四章	岁暮情浓	184
第十五章	深谋 远虑(一)	197
第十六章	深谋 远虑(二)	211
第十七章	春雷惊梦	223
第十八章	在权力的平台上	236
第十九章	导演手法	250
第二十章	大道 险途	259
第二十一章	事有必至	271
第二十二章	路漫漫 爱相伴	285

第一章 恰同学年少 风华正茂

1

一群聪明伶俐、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对省委机关礼堂进行清扫整理。大伙儿热情高涨，干得积极认真，歌声笑语不断。

舞台上，有个姑娘在试拉大幕，她发现有一幅幕布拉不动，便找来一架长梯爬上去检修。这时，有个身材壮实的小伙子扛着一捆东西上台来，他对梯上的姑娘喊道：“骆芬，危险！快下来，让我来弄。”姑娘说：“你别唬人，我能解……”没等她说完，那架梯便向乐池那边倾倒过去了。“呵！”梯顶的姑娘连同全场的少男少女都惊叫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人梯悬空的刹那间，那小伙子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梯一拉，让姑娘的双腿连梯一起落到了他的双肩。巨大的冲击力使他挺立不住，他退一步就势坐到了地板上。落地后，那姑娘不知是惊魂未定，还是别有用意，在小伙子肩头上骑坐了一会儿才跨下来。她掀开长梯，笑着对仍呆坐在地板上的小伙子说：“孙朋，起来呀，吓傻了？！”

小伙子站起身，瞄瞄台下的乐池，生气地说：“你还好笑，你没想想，要是摔到乐池里，那将会是什么结果？”

姑娘满不在乎地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光荣呵！”

“这不是勇敢，是蛮干！”小伙子叫道，“你再不要干这种惊险事了。”

在台下，有个长得挺秀气的女生说：“芬姐，孙朋说得对，你是太爱冒险了。”

“好啦”。骆芬说：“事情过去了，我们还是集中精力完成任

务吧！”

有个戴眼镜名叫程渊的男生接着说：“指导员和队长在开幕前的精彩亮相，预示这场演出将大获成功！”全场的姑娘小伙子都开怀大笑了。

1969年7月31日晚，省委机关礼堂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文艺晚会。会场里，观众爆满，气氛热烈，秩序井然。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这场盛大的文艺晚会，是一位年近六旬的郑大妈和那个年轻的姑娘骆芬组织的。郑大妈是省委宿舍大院居委会德高望重的老主任，骆芬是演出单位的负责人。演出单位的名字有点长：“红卫兵江南司令部中流砥柱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大队省直（机关宿舍大院——还好，这几个字略去了）风华正茂革命文艺宣传队。”说简单点，就是省委机关宿舍大院里一群年轻学生组成的演出班子。请别小觑这个娃娃班子，在当时的省城，是很有影响很受欢迎的文艺演出团队。队里的骨干都是颇具才华的文艺新秀，比如那个唱杨子荣的孙朋，尤其是唱江姐的欧阳凤，他们一登台，总是掌声雷动的。

今晚的主持兼报幕员仍是骆芬。她浓眉大眼、嗓音粗犷、身材矫健；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腰扎武装带，很有点女兵气派。她虽然五音不全、动作生硬，不会演任何节目，却是这个演出队的指导员。演些什么节目，哪个上场、谁先谁后，都由她安排和指导。她有一桩本领，任何一个节目前，她都能背诵一段配套的毛主席语录，接着是一段她自编的宣传词，显示出夺人的气势。

瞧，骆芬高举起小红宝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革命之师，英雄之师，威武之师，战无不胜、攻不克的胜利之师，是保卫伟大祖国的钢铁长城。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八一建军节文艺晚会演出现在开始。演出单位：红卫兵……风华正茂革命文艺宣传队。第一个节目，大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样长的报幕词，她一气呵成！

这场晚会，进驻省委机关的军代表都来了，包括代行省委书记、省长职务的吴、何首长。何首长年轻时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对文艺活动的兴趣至老不减。他对吴首长说：“我带队进驻时，看这些娃娃演出过，很值得一看，有几个角很出色。就是这个主持讲得太多，不知是报幕员还是报告员。”

吴首长说：“娃娃们能做到这样就不错了，不能求全责备嘛。”

何首长问旁边文教组军代表老苏：“大合唱队伍里，怎么没见那个唱江姐的姑娘？”

老苏对首长的敏锐目光和记忆力深感佩服，说：“您还记得那个姑娘？”

“她是那场晚会最出色的演唱者，我怎能忘记。”何首长说，“我当时就想向军区文工团推荐推荐，后来一忙又把这事忘了。”

吴首长一笑：“现在推荐也不迟呵。”

老苏借机离开首长来到后台，骆芬迎上去：“苏代表，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老苏说：“首长表扬了大家，说你们把这场文艺晚会组织得很好。”

这时孙朋唱完来到后台，老苏和他握手说：“孙队长，你越唱越好了。”接着又问：“上次那个唱江姐的姑娘，好像叫欧阳凤吧，她今晚准备唱几支歌？”

孙朋扭头望望骆芬，骆芬说：“今晚没安排她的节目。”

“哎呀，那让首长失望了，他们刚才还说她唱的江姐非常出色。”老苏又问，“她病了吗？”

骆芬说：“她家出事了，他父亲攻击文艺革命旗手江青同志，正在进行审查。”

老苏低声说：“谁规定父亲受审查子女就不准参加演出呢？我们党好像没有这个政策。”

骆芬的脸顿时涨红了，又辩解说：“她嗓子最近也有点不好，加上她家那个事，我们就没安排她上场。”

这时老苏已瞥见欧阳凤在那边帮人化妆，便说：“你们既然安排好了，就照安排的演吧！但我希望，要是观众欢迎，她能够唱，还是让她上场演唱。”

老苏离去，演《智斗》的三人进后台，骆芬赶紧拿起节目单上前报幕。这时台下一些观众喊：“小江姐，来一个。”接着是欢迎的掌声。骆芬已不知咋办好，便转回后台对孙朋说：“你是队长，该咋办？”

孙朋疾步到欧阳凤身边说：“凤姐，上！”

欧阳凤也感到突然，问：“唱什么呢？”

孙朋说：“先唱《十送红军》。”

欧阳凤一到前台，全场就静下来了。她深深鞠了一躬说：“我献给敬爱的解放军同志一支歌：《十送红军》。”

欧阳凤的《十送红军》唱得情深意长，全场的人都陶醉了。等她曲终谢幕，观众又喊起来：“再来一首《红梅赞》！”

欧阳凤微侧转身，略抬起头，那明亮的眸子似乎望见了一树灼灼红梅：“红岩上，红梅开……”一股清音从空中飞来，直落到每个人的心深处。全场的人都凝神注视着，谛听着……

吴首长也被欧阳凤的歌声和气质吸引了，对何首长说：“这姑娘是棵艺术苗子。”

老苏回到座位，何首长说：“老苏，你把这位小江姐介绍给军区文工团，要他们来考察一下，他们觉得好，就招进去。”

老苏：“我记下了。”

2

演唱会结束后,演出队队员回到设在居委会里的队部,大家都沉浸在演出成功的喜悦中,只有骆芬板着脸一声不吭。想到欧阳凤在舞台上出尽风头,闭幕后首长又亲自对她表示赞扬和鼓励,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孙朋说:“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演唱怎样?”

骆芬说:“不用了,散会!”

孙朋在凤姐身边磨磨蹭蹭,骆芬过来说:“凤姐,还是我们搭伴回去。”凤说:“好。”孙朋知趣地走了。

骆芬和凤姐走出居委会不远,骆芬站住说:“凤姐,我要以一个朋友和同志的身份,对你讲一点意见。”

“芬姐,你讲。”

“你是一个革命青年,在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一定要把政治放在首位。我觉得你对艺术的追求很强烈,但在政治方面突出不够。”

凤诚恳地说:“请芬姐帮助我。”

骆芬说:“比如你今晚唱的两支歌,都唱得软绵绵的,缺乏一种革命豪情。”

凤说:“我也觉得没唱好。”

骆芬用一种更严肃的语气说:“还有对你爸爸的问题,我希望你旗帜鲜明地划清界限,要是像你妈妈那样,不仅对你不利,对我们这个红色的演出队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凤好像突然被人劈头打了一棒,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她远没想到心目中的好友会这样看待她和她父母。她痛苦、气愤,她说:“那我就不再参加演出队活动了。”说罢扔下骆芬独自回家去了。

凤回到家,妈妈捧出一碗汤面,说:“凤儿,演到这晚,肯定

饿了，快吃下去。”

凤抱着妈妈哭起来。演出时，妈妈也在会场里，看到女儿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关爱，几次悄悄擦掉欣喜的泪花。可是女儿回来不但不高兴，反而哭起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问：“凤儿，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吗？能告诉妈妈吗？”

凤放开娘，擦干眼泪说：“没什么。妈，这面条真好吃。”

夜深了，凤仍无法入睡，她细细回忆和骆芬的姐妹情谊。

她和骆芬一同上小学，在同一个班。两人好得像亲姐妹。她在班上成绩一直在前几名中，又会唱歌跳舞，被选为文娱委员。骆芬成绩中等，但她肯做事，又敢管同学，先当清洁委员，后来又当了班长。

上中学她俩分在两所学校里，但每天早晨仍常常是一道出院门，下午放学回来也常常在院外相遇，谈些各自学校的新事儿，一起进院去。以致大院里有些人还以为他们是一对亲姐妹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骆芬就动手组织兵团了。她约凤参加，凤说：“芬姐，我还要看一看。你看一些人搞打砸抢，随意拉人游街，抄人家的家，我认为这些行为都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这种造反兵团我是决不参加的，我劝你也别参加，那迟早是要犯错误的。”

骆芬说：“你太保守了。这是一场大革命，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你再考虑考虑吧。”

随后，骆芬便很少在大院里露面了，原来她当上了造反兵团的头头，住在兵团（学校）里专心去指挥造反了。

一天，骆芬的义弟匡虎来找凤。匡虎矮矮的，胖乎乎的，平时总是一副嘻哈相，大院里有名的小调皮。他非常喜欢凤姐，有事总爱讲给她听。凤问：“小虎，你又来告诉姐什么好消息？”小虎嘟嘟嘴说：“今天是坏消息。”“那也讲出来。”“我爸和妈大

吵了一架。”“为什么?”“为姐。姐在外面造反,妈坚决支持,爸坚决反对,说着,说着就大吵起来了。”“后来呢?”“妈一气跑出去了,爸叫我来找凤姐。”“找我?”“爸说,凤姐和姐的感情好,请你劝她回来,不要在外面闹了,闹下去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凤说:“请告诉匡伯伯,我遇见芬姐,一定劝她回家来。”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凤都没见到骆芬,她已集中到武斗据点中去了。直到一场大武斗后,她才回家来,而且再也不去了。她被那场武斗的血腥凶残场面吓坏了,再也不敢去当那个头头了。

骆芬是不甘寂寞的,她又在大院里组织文艺演出队,凤这次参加了。骆芬任指导员,孙朋当队长。这个队人才济济,会演、会唱、会跳、会拉、会奏的一应俱全,第一场演出就引起了轰动。接着,就有一些单位来邀请他们去演出。《风华正茂》演出队在省城有点名气了,在队里担纲的凤姐、孙朋等几个主角受到观众的关注和热烈欢迎。

那时,骆芬和风谈话总是充满了爱护、关心和鼓励,他们的友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现在骆芬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人凤并不清楚,她只感到他们过去的那一段纯真美好的友谊已不复存在了。

这个夜晚,骆芬也在想她和凤的谈话,以及凤离队的事,她认为她没错,她是帮助凤,凤不接受那是她的觉悟和政治立场问题。凤不参加演出队活动,演出队照样会活动下去,她有充分的信心。她甚至觉得凤离队是件好事。

第二天上午,队员都按时来到队部。大家一看,缺少了凤姐。有个叫安贞的姑娘问:“凤姐怎么没来?”

骆芬说:“欧阳凤对我宣布不参加活动了。”

孙朋一惊,问:“为什么?她什么时候讲的?”

骆芬说:“昨晚分手时对我说的,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队员们在底下议论起来：“准是骆头伤了凤姐。”“瞧她昨天的表现，先不让凤姐上场，后来凤姐在观众欢呼声中上场演唱后，她的脸板成那个样子……”

骆芬注意到队员们的情绪，立即进行引导说：“我们先学几段主席教导，再由孙队长布置新节目的排练。”

骆芬朗读了几段语录后，孙朋讲了新节目的内容和扮演人员，征求大家的意见。安贞站起来说：“我今天是来和大家告别的，我不能参加排演了。”

有个叫云翔的男生说：“凤姐不唱了，安姐不朗诵了，我也不演了。”

孙朋急了，说：“同学们，同志们，我相信凤姐会回队来的。希望大家还是团结一心，把节目排好。”

这时一个叫端庄的女生尖锐指出：“凤姐突然离队，必有原因，指导员能不能跟大家说个明白？”

骆芬突然站起来，满脸怒色说：“革命是自觉的事，谁不愿干谁走。天不会塌下来，地球照样旋转。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风华正茂》办得更好！”

随后出现的场面，令骆芬也目瞪口呆。

安贞走了出去，头也没回一下。接着，云翔、端庄、沈清跟着走了。紧接着余下的队员一个接一个跟着走了。最后只剩下指导员和队长两个光杆司令。

这个结局是骆芬远没想到的，但她的性格是从不反省自己有什么过错的。她歇斯底里地对孙朋喊道：“你也跟着走呀！”

平时十分纯善的孙朋这时也火了：“你太专横霸道了，你为什么不想想，这局面是怎样造成的？”说罢就转身走了出去。

风光一时的风华正茂革命文艺演出队，就这样曲终人散了。

3

风华正茂演出队散伙后，孙朋就被另一个文艺演出队吸纳。不久，凤姐也被邀去参加演唱。于是，便时常看到孙朋和凤姐同出同进大院了。

骆芬对凤这时已恨透了，她认为是凤拆了《风华正茂》的台，也就是拆了她的台。她对孙朋也恨，孙朋和她同班，平时感情很好，现在已完全不和她来往，和凤却亲密起来了。每当她在阳台上望见孙朋和凤一起出入大院，她的牙都恨得痒痒的，不知怎样报复他们一下才好。

一天，军区文工团的团长来到居委会，找居委会郑主任了解凤的情况。郑主任说凤是个好孩子，学习成绩好，歌唱得好，人品也好。团长又问及凤父亲的情况，郑主任说：“在运动中，你攻击我，我攻击你，谁也不知是真是假，都还没有定案呢！”这时，团长看见一个姑娘走进那间挂着《风华正茂》牌子的房间，便问：“这姑娘是谁？”郑主任说是《风华正茂》的指导员骆芬。团长说：“谢谢你，大妈，我去和指导员聊聊。”

团长走进那间摆满道具乐器的小房，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演出队的规模和实力。他说：“你是风华正茂演出队的指导员骆芬同学吧！”“是呀！”“我是军区文工团的。你们队最近有演出吗？要有，我们想来看看，学习、学习。”

“你太谦虚了。”骆芬说：“因一些特殊原因，我们队暂停活动了。”

“哦。”团长说：“你们队有个叫欧阳凤的女歌手吧，你能介绍一下她的情况吗？”

骆芬立即想到可能是文工团准备招收欧阳凤，她想了下说：“这该怎么讲呢？”

“如实地讲，知道多少讲多少。”

“她的嗓音还可以，但是这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个人主义太严重了。《风华正茂》这次停下来就是她造成的。我们提醒她注意资产阶级情调，这该没错吧，她不但不虚心接受，反而拉起她的同伙离队了。”

团长对骆芬讲的关于凤问题并不在意，笑着说：“指导员嘛，就是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思想疙瘩解开了，又可以团结前进了。”

骆芬接着说：“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她父亲是一个反对文艺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正在进行审查。我们劝她和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她拒不接受。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

团长说：“就谈到这里吧。”便起身走了。

骆芬这时有一种松快感，瘀结在胸中的一股恶气，终于吐出了。不须说了，在那个年代，有了骆芬给凤编造的这一篇政治评语，军区文工团是决不敢招收这个“问题青年”的。

4

十·一刚过，大院拉出一条红幅，上写：“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经过一番动员，大院里一个18人的知青组成立了，孙朋、骆芬、欧阳凤都在其中。孙朋是组长，骆芬是副组长。

一天，孙朋来骆芬家，问她准备得怎样，骆芬说：“慌什么，到那天，打起背包就出发。”孙朋又约她去看欧阳凤，她头一扭：“你想去你去，我没时间。”

孙朋到欧阳凤家，凤说：“听说我们同下放到一个队，我太高兴啦！”

孙朋看看几个行李包，说：“出发那天，我来帮你背行李。”

凤说：“不用吧，我自己背去上车。”